“自愿延长缴费年限”需要制度前提

■乾羽

时事聚焦

有媒体称多部委和专家在闭门会议上达成了延长养老保险15年缴费年限的共识。对此,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称,具体政策还在研究,但他表示,希望职工和居民参保者在有能力时先自愿增加缴费年限。因为缴费年限与待遇是直接关联的,缴费时间越长,待遇相对越高(10月22日《京华时报》)。

希望是一种期待,是一种对美好的预期。希望的结果往往令人心动。如果,人们真的自愿延长养老保险缴费年限,则养老金的运转就可能形成良性循环:于个人而言,缴得越多,所得越多,这将提高他们以后的养老水平和质量;于社会而言,延长年限,总量增多,社会整体的养老状况也将得到一定改善和提升。所以,人社部副部长的期待不是没有道理。

但一个被忽视的问题是,养老不是一个道德问题,而是一个权利问题。原有的15年缴费年限,即是对民众养老权利可以兑现的界定和承诺。只要民众的缴费时间满足了这个基本条件,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享受养老保险。这就意味着,在现有的制度设计下,民众没有义务延长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。他们是否延长缴费年限,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这个意愿。此时,所谓的自愿只是道德期待,这种期待未必会得到公众的积极回应。这要看,公众是否看到了值得自愿的预期。

换句话说,期待可以有,但是能否出现期待的局面却不一定。任何时候,自愿都需要外部的引导和激励。这种引导和激励可以表现为口头的期待,但是如果这种口头的期待并不能满足公众的需求或解释公众的疑问,人们还是难有自愿的冲动。因为他们不知道到底值不值得。这种引导和激励还可以表现为制度的作用。相对于口头期待,制度可以更稳定更清晰,当然更容易引起公众的好感,获得公众的信任——人们可以从制度的设计中,清楚地看到一种行为的结果是什么,这个结果是确定的。

客观地说,公众会考虑到自愿延长缴费年限的问题。但是,这种自愿需要一些制度前提。这些前提至少包括:养老制度应该更加公平,不存在所谓的两轨、多轨现象,人们在同一养老制度下,享受同等的养老权利,只有如此人们才能心平气和地看待延长缴费年限的问题,否则他们会时刻想着自己是不是被挤压者、被损坏者;同时,养老制度应该更加透明,人们可以清晰看到养老保险的运作过程,以及个人的养老待遇如何,简单地说,他们必须看到多缴者必然多得的确定性,不存在不多缴也可以多得的情形,不存在多缴者未必多得的情形。如果养老保险的改革指向是公平和透明,那么人们就可能会选择自愿地延长缴费年限,这毕竟可以让自己受益。

很多时候,人们不是道德觉悟不够,而是面临着一些不确定、不公平的情形。此时,人们会收敛自己的道德感和责任感,宁愿做一个行为上的保守者。在延长养老保险的年限上也是如此。虽然,自愿延长是一件好事。但是能否自愿却需要外部的引导和激励。这种引导和激励不是说几句动员的话,这种引导和激励需要通过稳定的制度来进行。如果,养老改革的路径和时间表公众可以看得清楚,他们自然会作出是否延长缴费年限的决定。否则,他们会觉得这样的期待离自己的期待有些远。**(来源:扬子晚报)**

言论观点

人民日报:

打开社会活力的闸门

在今日中国的改革棋盘上,政府、市场、社会的“三元体制”已然形成。在一些领域,有形之手因“无力”而失守、无形之手因“无利”而失灵,社会作为“活力之手”,正可发挥关键作用。思想的解放,曾打开经济发展的闸门;今天,我们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,重新认识和发现社会,把这一道活力的闸门打开。

环球时报:

政府网上说话,多释放“温柔理性”

网络舆论场是个暴脾气,经常断章取义,然后狂欢式群殴。它还是个急脾气,经常不问青红皂白,就表态站队。“理性”是个稀缺品。党政机关来网上说话,不是来跟网友们较劲的,而是来做舆论场上平等、制衡的伙伴。讲系统认知,取制衡心态,要释放“温柔理性”。

光明日报:

真亮丑、真批评才能真治病

一个“真”字贯穿始终,教育实践活动才能取得真正的效果。首先是说真话、说实话,然后是敢于碰积弊、敢进“深水区”。把问题真的找出来、摆出来,再把问题实实在在地解决好,这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初衷,也是严格党内生活、提高党性修养的有效途径。

增加保安也无法确保行医安全

■吴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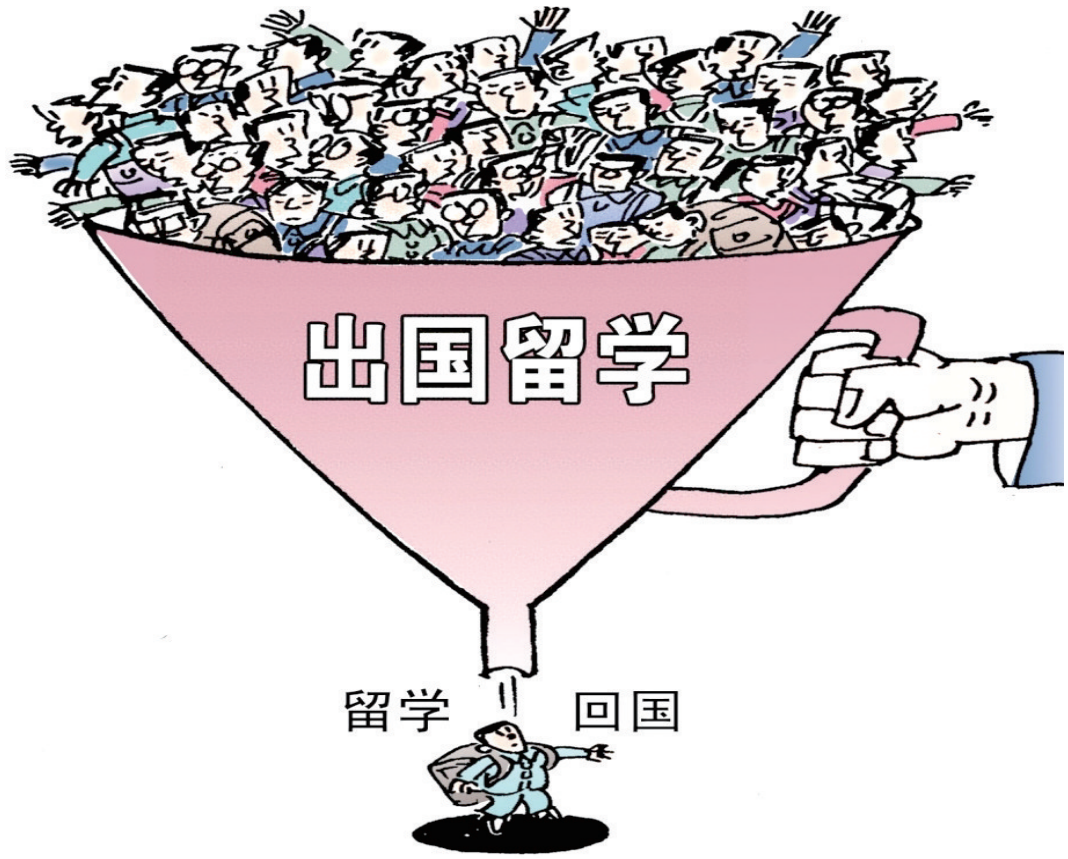
近年来,暴力伤医事件时有发生。日前,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公安部印发了《关于加强医院安全防范系统建设指导意见》。通过人防、物防、技防三级防护体系构建“平安医院”,以防止恶性“医闹”,比如将按20张病床1名保安标准实施。(《京华时报》10月23日)

每20张病床配一个保安,是医院安保升级的信号。但它也仅仅只是在拼“硬”力,带着一种以暴制暴的治理思维。让人担心的一种现象是,医院以为配齐了防卫的保安,安全上就可以有备无患,因麻痹而放弃了解决问题的思想。这样的事件并非没有发生过。在南昌某医院,患者家属纠集了近百人围堵医院后,医院冲出大批的“保安”来迎战,这是一支由医院职工、保安组成的“护院队”。结果没有把病人吓退,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,变成了更大范围内的一种冲突和斗殴。

医患矛盾激化,医疗纠纷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,暴力伤医事件此起彼伏,意味着原来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足以应付这种新变化,失去了公信力,这才是暴力伤医事件剧增的根源所在。如果不顺应这种变化,拿出更多有力的办法解决医患信任和关系冲突的麻烦,单方面的安保升级,不足以解决“闹”的问题。

首先,要尽快大面积推广医疗责任险,确保在医疗事故或意外发生后,由第三方的保险机构来承担大部分经济赔偿。因为医疗服务本身具有太多的不可预测性,医疗行业被公认为是高风险行业。即使是最高明的医生,也很难绝对不出现医疗意外。鉴于这一特点,应推广“医疗执业保险”,一旦出现类似的医疗意外,患者去找保险公司,通过第三方鉴定来进行索赔,避免了医患直接面对冲突造成矛盾激化。

其次,医院服务的软件要再升级。就医消费不透明,医患沟通的渠道不畅通,就医服务时间过短,等等,这些都是当前非常突出的现实矛盾。当医疗机构总抱怨病人或其家属蛮不讲理的时候,也应该反思一下,病人为什么不愿意听你的?很多时候,问题的产生可能是双向的。难道医院就完全没有野蛮和不讲理的一面?只有安保的问题、经济的问题、服务质量的问题都得到同样的重视,并得以明显改善,才可能迎来行医真正安全的那一天。**(来源:中国青年报)**



逆差 改革开放以来,我国出现了历史上规模最大、领域最多、范围最广的“留学潮”和“归国热”,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来华求学。然而,这背后有两个人才“赤字”数字似乎更值得人们关注:

截至2012年底,我国累计出国留学人数达到264万,留学回国人员仅为109万人——出、归“赤字”超过了150万人;

2003年以来,我国每年出国留学人数从不到12万增加到了接近40万,而同期我国接收外国留学生人数从不到8万增加到了不到33万——留学“逆差”每年都接近或超过4万人,最高已接近7万人。 ■新华社 蒋跃新

洋咖啡卖高价的合理与不合理

■王子辰 刘彤

一杯洋咖啡“物料成本”不足4元,售价却高达数十元;一杯洋快餐豆浆售价7元、所用豆浆粉成本不足1元……一段时间以来,关于一些商品“暴利”的批评,看起来颇让人义愤,实际却有点简单粗暴。

事实上,价格与“物料成本”无关的例子还有很多。就以电视台广告为例,凌晨三四点的广告经常无人问津,但一些黄金时间的广告时段,却往往拍出数以亿元计的“标王”。而凌晨和黄金时段广告的“成本”,又能有多大差别呢?

任何一家企业在依法经营时,都要承担工资、社保、税费、房租、固定资产、研发、公关、水电等很多成本,为产品和服务定价时,需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。指责豆浆粉的物料成本和售价不成比例,用一杯咖啡的物料成本证明企业的暴利,经常是没有意义的。

举这些例子,并不是为所有暴利辩护。而是想说,在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环境中,高度竞争行业的产品和服务定价是否合理,唯一的标准就是消费者的接受程度。诚然,消费者总会抱怨价格太高——谁不希望东西便宜点卖呢?但只要企业不涉及行政或政策性垄断,消费者都可以用钞票来“投票”。倘若真有企业在同行虎视眈眈之下公然维持高价,那迟早会被消费者抛弃。而对于“暴利”指责,商家每天门庭若市、排队等座的现状,才是最有力的回应。

而真正需要关注和监督的,不是这些消费者随时可以“抛弃”的行业和企业。咖啡店各式各样,土洋都有,实在不行还可以到超市买速溶的,不必非得每天去一家店喝一杯咖啡。还有其他爱喝茶或是爱吃大蒜的人,不喝咖啡也没啥。要监督企业暴利,不妨把目光盯向那些仰仗行政干预、结成价格同盟的行业和企业。

记者日前在浙江采访劳动密集型企业时,某纺织企业老总说:“LV这个包,实际上是人造革的,为什么能卖一万多?如果既没有品牌,也没有技术含金量,那很快就结束了。”近年来备感劳动力成本、人民币汇率上升压力的中国企业,倒不妨以上述豆浆、咖啡为师,争取把物料成本仅为“白菜价”的产品和服务卖出高价。所谓经济转型升级、占据价值链上游,不正是这个意思吗?**(来源:新华社)**

银行服务以人为本还是以钱为本?

■薛天

据媒体报道,因改密码要本人到场的规定,陕西西安七旬病重老人被拒进银行营业所;因取款要本人到场的规定,广东高州中风老人被折腾到农村信用社,结果在营业厅撒手人寰……近来两起极端事件让人们在银行冰冷的“硬”规定前,怎么也看不到人性的“暖”。

银行坚持“必须储户亲自到场”,看似“合乎规定”,但却不怎么“合乎人性”。当“死”规定与“活”服务相互冲突,银行把执行规定的成本强加于储户,宁肯储户受罪也不愿自己受累,这样的服务理念的确令人费解。

银行对此有自己的一套解释,美其名曰“为了更好地保障客户的财产安全”,可假如顾客身体不便,“亲自到场”会对健康乃至生命造成严重影响,“钱留下、人没了”,又有什么用?

在一些银行,VIP客户不但不用排队、有专人陪同,还能享受银行的上门服务。而普通储户为什么不能享受上门服务呢?银行的说法恐怕是:对不起,您的存款数额不够,不是本银行的VIP客户,不能享受上门服务。

作为企业,银行有自己的利益诉求,提供特殊服务需要计算运营成本,并不苛求银行让每个储户都享受VIP服务,但银行不单单是企业,也是公共服务机构,银行不仅要追求经济效益,也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。

或许对于普通储户而言,银行的上门服务并不必要,可对于那些特殊的客户而言,“规定”不应该成为拒人千里之外的借口。银行“走两步”其实不难,莫让逐利抹杀了公共服务“以人为本”的底线。

(来源:新华社)